

# 孤独的回响

陈亚珍 著

这是一对师生艺术心灵的传记！一个作家文学成长的传奇秘道！一段精神感情的私人对话！一曲“伯牙子期”式的灵性绝响！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 孤独的回响 / 陈亚珍 著

---

责任编辑：向 琿

版面设计：张 蕾

© 2023 by Yazhen Che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2月DWPC第一版

开本：244mm x 170mm

字数：283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3930685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3930685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515-2

让死者不朽，生者永爱！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精神父亲孙光明！

——作者

## 引言：碎琴

如果，人生是一个圆，D说，我们还有故事，还有创造，还能碰撞出思想火花，还有好长的路要走，所以《精神父亲》不能成为封口……

这几乎成为我的一缕希冀，不能“封口”，D就能一直陪我走下去！

在这个南方的冬天，没有像北方气候那么干冷。外面是阴雨，室内微凉，但都因D的这一番话温暖起来。D说，一个艺术家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而且是马拉松运动员，你不能停止，就像海浪拍岸，蜜蜂逐花，终其一生酿造美善真的蜜点，即便是艰难的跋涉，即便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即便是世俗层面上的失败，你努力了，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愿望，攀登了人格巅峰，没有在人间留下太多的垃圾，终了是安详的微笑……

这是D的人生追求，也是对我的嘱托！

2014年从春至夏，一向健康的D，被一场病魔入侵，在地狱中重新返回人间。我在完成长篇小说《风语》的途中，遭遇了这种从未预料的不幸，没有D的回音，没有D的赏读，没有D的评析，文思和激情顿时失色……孤寂落寞就像凝固的坚冰不能融化。我的心仿佛日日刮着迷惘的黄风，黄沙迷住了我的眼睛，污垢堵死了我的脉管，我像一个游走的孤人，一个乱撞乱闯的疯子，谁施我魔法救活我的DD，救活我的艺术感觉？D病了，我就像折翅断膀的雄鹰，不能在长空中高飞、搏击！因为我失去了一双鼓励我的眼睛，关怀我的心灵！望着空茫茫的荒原，孤独将日积月累筑高一所囚牢，我如囚徒般张大眼睛却看不到一丝丝光明……我想起了“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人间佳传：

摔碎瑶琴凤尾寒  
子期不在对谁弹  
春风满面皆朋友  
欲觅知音难上难

就像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残缺，也将会成为我艺术的终局？我在黄昏中伫立，听着习习的晚风，记忆如挤满溪水的石子，有声有色地敲响我的心门——

那是一个没有预期的开始。没有契约，没有订单，仅仅是一行行未曾出产的一堆幼稚的文字。D说，这文字有天籁般的妙音，如轻歌曼舞般的欢乐，像山村幼儿的童音，那一颗受伤的小心灵令人怜惜，这是踩着“技”，架着“艺”，近乎“道”，深入了生命的最深处……

我竟不能理解这至高的赞美！

从此，漫漫心旅，结伴前行。

D是我艺术心灵成长的阳光，安详地搭在我的肩上。有时觉得D是我身后的一面暖墙，它温暖而不灼烫，坚固而不生硬，以牺牲作为义务，那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指引，一种精神养分慢慢渗透的过程。

然而，最初的艺术欢乐没有持续多久，我看到漫漫长路，迷茫未知的终极，充满了坎坷而非坦途，长满了荆棘而非鲜花……

我赖着不敢前往，我接受不了混混，伪君子附加给艺术的无耻，我没有能力驱逐道貌岸然的无赖对真诚的嘲笑，我不能接受书写人性的群体，自己的灵魂先如同菌群般迅速腐败、扩散……他们举着愚蠢的刀剑砍杀艺术。他们视败坏为荣光，似乎理由充足……

我停下脚步不再前去赶路。怅惘地望着修饰过的荒原，D什么时候走近我的身边，其实我全然不知，脚步是那么轻……那么轻……生怕惊了我本来恐惧的心。就像无意中发现一个无人看养的孩子，D在我未长成的低矮的身边弯下他高岸的身躯，擦去我的泪，抚慰我的心，牵着我的手，就像对一个不谙世故天真未凿的幼童，指着前方说：跨过荒原、沙漠、河谷、陡坡，有一片梅林，遇到梅林就是丫丫的极地。而梅花的宿命终究要从苦寒中绽放！从春至夏，从夏至秋，又从秋至冬，每个季节的轮换，万物万灵都会经历成长的疼痛，花瓣破绽炸裂的那一瞬，就是丫美丽微笑的那一刻。丫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一个苹果的生长酸中有甜，甜中有酸，而蛀虫入侵的往往是最美味的那一个，因为她追求完美，而完美往往遭到破坏，所以她才感到疼痛。疼痛是一种觉知，这种觉知越强烈她就越能从幼嫩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释放出奇特的光彩。

就像蛹，破茧蝉蜕的时候，痛苦就是它成熟的过程。当然，粪坑里的蛆虫从来不喊叫粪便臭气熏天，因为它们的本质就是粪中之客，越臭对它们的繁殖就越有利。而丫丫一路艰辛，一路独唱，注定会在梅中一笑！

也许丫丫微笑的那一刻D不在场，但D会在丫丫的旅途中一路鼓掌，无论是冲刺还是歇脚，无论是跌倒还是站立，无论是优雅还是质朴，D永远是陪伴丫前往朝圣路上的使者，聆听丫丫的歌哭是D的享受。你歌，D为你伴奏，你哭，D为你拭泪……

D轻轻地推我前行，我含泪回望，D用手示意我向前，我抹一把泪迈步，D微笑着鼓励……

于是在这段旅途中，D像一面思想铜壁，只要碰撞就会发出钝响，释放出火花。斑斓的火花化作精神食粮，我躺在思想的摇篮里逐渐羽化。当力气强壮的时候，我把铜壁中藏匿的金矿，像一个劳力工，一点一点挖回来，化成精神血缘，于是我身体中流淌着D的艺术血液和精神气质。

DD，我还远没有成为您，您深邃的哲思，纯粹的艺术追求，永不枯竭的探索精神，何以与丫擦肩而去？我感谢这个暖冬，感谢人间天使挽回了D的生命，并且让我真正靠近了D。虽然环境陌生，但在D面前，我是再熟悉不过的学生、朋友、女儿，更是艺术知音。此时我更愿意以女儿的身份全心地服侍D，肯定不会长久，一天就如一个时辰飞逝，可这毕竟完成了一种心愿！

D说，拽住时间，别让它那么快流走。

我笑了，这个时代什么大师都出，唯独“拽时”大师还没有出现，D的要求怕是上帝也不能满足。

D摇摇头表示无奈，目光投向我的时候是那般无奈。

D在阳台上晒暖，丫为D揉肩。佛歌六字真言送来祥和，檀香的味道更多了些宁静超然的气息。师娘如卡通汽车，不停地进出采买，拿江城所有的名吃喂饱了我的胃口，她生怕招待不好自己的女儿。

D说，等你离开后，就会觉得这是个梦境，虽美却总带着伤感……

是的，我要走了，D为我打理行装，就像送别女儿远行一样。师娘提着行李前走，D在门前招手，我留恋地望着D，尽量假装坚强，尽量告诉D：丫丫可以独行，D不必再操心。难道是因为这样的伪装，以至让D失声哭泣？

或许D捉在手里的这只鸟，不得不放飞，只能站在门前独自远望？

归程后，收藏了每一个细节慢慢品味，D吃完饭总是懒懒的歪在沙发上，我要求D起来活动，D总像个孩子那般任性不情愿，我死拉硬拽挽着D的胳膊在室内散步，给D定下散步的目标，为了混乱D的记忆，我唱着五音不全的歌，D走到规定的目标就准确地说：够了，走够了。

我笑了，D一点不糊涂。闲暇时浏览D的书房，惊奇地发现我有的书D都有，这种阅读兴趣的合一之境让我很是意外！D的室内，每一个摆设都是艺术：梅瓶，殷红中的粉，格外柔和；兰瓶如一个耸肩窃笑羞涩逃逸的少女，你不得不研究能工巧匠的用心，也不得不佩服D的审美。而每一个器物都搁置得恰到好处，哪怕一个很小的饰品都会物尽其用地释放出艺术的气韵。生活品位和艺术品位都是D的最佳透射。而师娘穿行在这艺术的环境中，姗姗而来，姗姗而去，安静地做着她永远也做不完的琐事，如同油画中韵味十足的一个美妇人……

思念没有尽头……

我想起佛家一句话：“不要用色身来见我，不要用音声来求我……”那么，砸碎天涯海角，让灵魂羽化，让心灼照，精神永远融汇！继续扩充人生这个伟大的“圆”！好吗？

然而，就在2015年正月初十的早晨，我接到师娘的来信，说S D在午夜时分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很安详，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念你……

我的心骤然撕成了碎片，粉粉末末撒落了一地！

世界骤然空旷。

D走了？

D走了我怎么办？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何况长达二十年的师恩，我当怎样面对独自？怎样？自从有D在我身后，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撒腿奔跑，跳沟蹦坎我从不摔跤，因为摔倒了有D拉我，流血了有D抚伤，可这一堵暖墙坍塌，谁来为我遮风挡雨？

师娘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谁能永远陪你走到底，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告别，我们相逢了就必然相离，你和D，D和我，我和你，终局不都是一个“离”吗？跟D道一声别，擦干眼泪，学会自己爱自己，我们都必须习惯独自面对以后的日子。而你，不要歇笔，依然在文学道

路上精进修炼终成正果！是花，总有花期，如果没有，那就一定是参天大树……这是 D 对你最后的嘱咐！

可是，苍白的内心就像装满内容的光盘，删除得一干二净！怎奈得一心惆怅，两目清冷？当我弹响心弦，DD 呀，又有几人聆听，几人欣赏，几人懂得？难道说，伯牙碎琴的情结，果真在此重现？

如果说人生就是一场体验，生命就是一本收藏集，而我的生命歌哭，就是我灵魂的孤本，我与 D 二十年的艺术交流，是我生命的重要内容，无人可以复制。我一直认为我的一切际遇都是上天的安排，我与 D 的相识和相知更非偶然。我们突破了意识，通过了神识，抵达了灵识。没有性别，没有年龄，没有形式，以心对心，真诚建构了童话般的美丽！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美丽的故事讲给世人听。因为这些故事滋养了我。或者说，这是我艺术生涯中的神秘通道，是我们师生之间的精神绝响！我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世人，世人可以从中探视什么叫做精神血缘，我谓之“精神父亲”。

我的老师叫孙光明，是中国第一代著名电视剧导演，是把《三国故事》搬上屏幕的第一人！是湖北省电视剧目的开创者。是 60 部舞台与电视剧目的编、导、演集于一身的艺术家！通常人们都称呼“孙导”，下文中的“S D”，S 即为孙，D 即为导，后来演变成“师爹”的字母转换。再后来就简称 D 或 DD 了。有关“DD”和“丫丫”的来历，容我慢慢讲说。由于这个特定的称呼，慢慢地，江城就成为我的精神之家。老师也便成了我的精神之父。我和 DD 一家也便融为一体。

当然，要想弄清“精神父亲”的真正内涵，须要先讲说一个“灰姑娘”的故事，这个灰姑娘就是我一——

# 目录 Contents

引言：碎琴 / 5

## 第一部 灰姑娘的故事

- 1 懂得理解 / 14
- 2 生而离散 / 15
- 3 寄居生活 / 19
- 4 打开童门的恐惧 / 21
- 5 世界不与我讲和 / 28
- 6 转折点 / 30
- 7 无法绽放 / 32
- 8 生活到处狼狈 / 36
- 9 我成了世界的主人 / 42
- 10 彩色流年 / 48
- 11 命运的锯齿 / 55
- 12 证明自己 / 59
- 13 文学的脚步悄悄走来 / 61
- 14 我是上帝的孩子 / 64
- 15 生命中不朽的号角 / 68
- 16 第一次绽放 / 77
- 17 没有圣洁哪知邪恶 / 81
- 18 初识世故的颜色 / 83

## 第二部 一曲艺术心灵的长歌

- 1 凡女遇奇 / 88

- 2 文学的灯 / 93
- 3 冰山一角 / 123
- 4 不懈的陪练 / 141
- 5 我的精神资源 / 160
- 6 走进心灵黑暗 / 177
- 7 无“流”者的平静生活 / 195
- 8 走进低谷 / 222
- 9 没有天使谁识魔鬼嘴脸 / 229
- 10 一剪寒梅雪中开 / 232
- 11 最后的建构 / 265

## 第三部 一颗装满艺术的头脑

- 1 江岸的灯光 / 300
  - 2 初显端倪 / 307
  - 3 相遇“朱丽叶” / 310
  - 4 生命的情结 / 315
  - 5 毕生的信仰 / 322
  - 6 梅开二度 / 328
- 尾声 心灵的祭坛 / 333

后记 心语 / 350

## 附录

- 酒逢知己 / 353  
纵笔写《风语》灵使唤真魂 / 361

## 第一部 灰姑娘的故事

不要向外求，内心的强大，  
才是生命的大格局。

——孙光明

### 1 懂得理解

有一则《佛与婴儿告别》的小故事，我看后哭了好久。

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小孩哭着向佛诉说：“我害怕，我变得那么小，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茫茫人海多么无助啊。”

佛安慰婴儿：“我早已安排好二位菩萨引领你到人间，他们会保护你，照顾你，爱你，等你长大后，菩萨也就完成了使命，才能回到我的身边。”

小孩停止哭泣问：“这二位菩萨的名字叫什么？”

佛微笑着说：“一个叫父亲，一个叫母亲。”

小孩释然了……

这个小故事，之所以触痛了我的心，是因为我一出生就离开了这二位“菩萨”，在我最需要爱与呵护的时候，失去了这样的机会，造成了我一生的孤僻、怯懦、自卑。战胜自卑几乎成了我一生的挣扎。我曾经怨恨过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曾问天、问地、问自己，为什么属于我的天然感情得不到？为什么人人都有，就是我没有？我很丑吗？我很坏吗？

许久之后，我才知道，这不是父母之过，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缺失，而是一代人的宿命！我曾经写过一部以我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碎片儿》，那部书的主人公对父母充满了误解与怨气是真的。她泼辣、坚韧、倔强、勇敢、仗义的性格，通过奋斗实现了自我价值，突破重重困境彰显了她的精神力量，从跪着的人生一点一点站起来，这是我的理想，是我毕生的意志。现实生活中的我，没有那么泼辣、勇敢，其实那是用文字在鼓励自己，弥补自己性格中没有的元素。很多时候，人们呼叫什么就是缺少什么。但坚韧、倔强、隐忍是我性格本有的。小说因为情节演进，自然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尤其是后半部那是别人的故事。而在“灰姑娘的故事”里，我将自己最真实的人生经历，不加任何修饰地和盘托出。是即还她是，非即还她非。如果没有遇到我的“精神父亲”，这一切也许毫无意义，这世上的每一个人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在平淡无奇的生活

中，这份巨大的精神支撑才铸成了奇迹。一个人的励志，也许就是为前方等待你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做准备的，否则，相遇了，也定会擦肩而过，抑或根本就遇不上，遇不上也就没有精彩的片段，没有刻骨的记忆，就没有人生的奇迹！我一生中也没有酒肉朋友，没有很多女性所说的闺蜜，文字就是我最忠诚的朋友，我一生都在为这件事忙碌着。只因知识不足，时代让我面带菜色蹒跚在人群中，但上苍却鬼使神差把我拎到书桌前，赠给我一支笔，化育我以文字恩养自己，壮大内心的容量，练就一颗平常心并且不平庸，让文字照亮自己内心的黑暗。于是，我所有的经历都是我的资粮：伤感、遗弃、冷漠、孤独、压抑、歧视、恐惧、陌生，人生际遇、无边的思念……都是一出生就注定了的！但改变命运的法宝是做好当下，一丝不苟地做，可以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必须正视每一个脚印！才有可能自救、突围、且胜于不败之地！不信，请跟着往下看。

## 2 生而离散

我的开端，是在1959年正月初九的前一晚，母亲吃过晚饭，一推开碗就进入了梦乡，梦境并不复杂，母亲漫步在满院春色的桃花丛中，眼见天上的新月牙叽里咕噜从天而降，掉在我们家的门前，梦就结束了。母亲醒来后，觉知我就要出世了。这个梦境是真实的，连“叽哩咕噜”的象声词都是母亲在拉家常时的真实复述。我出生的这个年份叫“大跃进”，这就是最初二位“菩萨”不能守护我的最大原因。听说这个年代漫山遍野都是炼铁的炉火，昼夜不停地燃烧，整个民族都在沸腾中狂欢。我的父亲戎马半生，在战争结束后转业回昔阳县任组织部部长。当时最时髦一句话：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干部、干部，先干一步。想来父亲是一县管干部的首脑，自然理当冲在最前沿为世人做典范。因而母亲产我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一个人载着硕大的肚子，拎着产后所需，拉着三岁的姐姐，到医院把我送到世上。我并不知道这个火红的年代，

阻碍了我的天然感情，等待我的是一路颠沛流离的命运。

三天后父亲得知家中情况，从炼钢场上回来，秉承革命战士速战速决的风格，急匆匆把我抱起来，处理给早已预备好了的奶妈。母亲九个月妊娠反应，吃多少吐多少，胎儿自然营养不良。出生三天的我，其实还没有睁开眼睛，我还没来得及看母亲一眼就被送给奶妈了。

奶妈家坐落在和大寨毗邻的一个村庄，叫武家坪。奶妈是什么样子我早已忘记，只听母亲说小眼睛，皮肤黑，很惜子。

母亲叙述我的诞生，说我命比天大，她一个人爬上产床，孩子已经急不可耐地出生，炼钢炉出了大事，抬进几个烧伤的人，医护人员不够手，接产师被叫走了。母亲经过千辛万苦让我嗶然而出时，无人收拾“产局”，母女晾了一个小时，姐姐哭天喊地，惊动了厨师跑进来才把我包裹起来。长大后皮肤很粗糙，母亲说那是出生时晾干了皮层导致的结果。据说人生中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偶然，那么这个必然的细节，便是我命运中的第一次坎坷。

有奶便是娘，这句话是专为我准备的。

听母亲说，我刚出生的时候宽额圆脸，和姐姐一样好看，可是吃了奶妈的奶，把我吃黑了，变成窄额宽脸，形象的比喻是葫芦形状，文雅一点比喻是“由”字形脸，这种样貌的颠覆，让母亲一直怀疑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最大的可能是把我换给别人了。这个疑问一直到4岁领我回家时更加有所确定，原因是别的孩子很顺利地领回家，只有我死活领不回来，母亲说我生就是个外鬼。外鬼不就是与自家无关吗？

在奶妈家我最怕一辆吉普车，它从河底沟一露头，我就满院里躲藏，因为我知道小汽车里坐着的人总是父亲，他多次接我未果。每一次的情景大致相同，妈妈说俺孩跟你爸回去吧，我就能把奶妈的脸挠出几道血痕来。如果父亲把我抱着走，奶妈也就突然晕死过去了。经过这么几个回合，父亲为此一筹莫展，只好放弃。就这么死乞白赖到六岁，父亲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非把我领回家中不可，因为后两年奶妈已经不收费了，父亲过意不去，于是姐姐像个小奸细，骗我上车说兴高采烈，我一不留心就上了当。父亲也假惺惺上来，给了我一双小解放牌鞋，我正自穿在脚上处于兴奋状，小吉普“呜”一声就把我拉走了。那时候我已经记事，我在吉普车后窗上看见奶妈、奶哥、奶姐一直跟着车跑，我意



懂过来时，号啕着要奶妈，父亲就像匪劫一样紧紧抱住我，不多会儿，车子一转弯就看不见奶妈一家人了。

回到家中，除小弟仍在奶妈家外，大姐，三妹，四妹，都从各自的奶妈家回来了。这都是我离家在外时父母的丰硕成果。家中有一个老太太给我们做饭，我完全不认为这是我真正的家，昼夜号啕，把母亲哭烦了，把保姆哭累了，把姐妹们哭乱了。母亲压着即将爆发的怒火，反复跟我讲生母和奶妈的区分，我就是分不清，坚决认为奶妈才是真正的妈！

母亲再次确认我天生是个外鬼。说别人领回来哭一天半天就过去了，只有我哭起来没个完，长了个油葫芦脸，丑八怪样，还这么样的犟。

由于这话在母亲嘴里不停地讲。

我从此就认为自己很丑，我总是藏在别人背后，很羞怯，不敢见人。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个孤独的小人儿。陌生的环境给我带来的恐惧不能驱散。据说我从奶妈家回来哭了一月之后就不哭了。老是发呆，谁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母亲说，有一天早晨我讨好她，说我自己慢慢走吧？

母亲说去哪？

我说去找奶妈。

母亲这才知道，我每天一个人发呆，原来是在蓄意筹划如何离家出走。母亲伤透了心，她说她上班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这么耐心对我，却原来我并没有承认这是自己的家，于是就异常气愤。

许多年后，母亲依然提这件事，说你奶妈有什么好，晚上不给你枕头，硬生生用胳膊夹成个油葫芦脸，好端端的小人儿弄成个丑八怪，我真怀疑你不是我生的，五个孩子在外奶大，就数你生分，也说那个大师傅，她就是那个柿饼脸，就像有人在她鼻梁上压了一掌心。你来到世上第一个撞见的人就是她，可不长相就得随她走。

为我的长相，母亲一直在推卸责任，谁最先沾上我就有谁的过失。母亲对我的长相丑是十二分的重视，且理由都不在她身上，因为母亲确实是绝色美人，若从大街上走过，必会像蜘蛛一样扯来若干目光。我和母亲站在一起确实不像母女，母亲一定是因我这个丑八怪丢尽了面子，这一点我一直很自卑。

长大后，我知道漂亮对于女人来说十分重要，漂亮是一个女性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原始的资源，或者说是绿色通行证。男才女貌早

已说尽世情。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恨过我的奶妈。想想看，1959年过去，就是一场罕见的饥馑。1960年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听说那个时候饿死很多人。大人们能否有枕头可枕也有所怀疑，我想起奶妈睡觉枕的是自己白天穿的一双鞋，要不就是脱下衣服卷个枕头，通常倒头就睡，要不要枕头无所谓，我一个吃奶娃还要枕头，恐怕是太过奢侈的说法。通盘炕一家人挤，有限的被子共同盖。我通常盖的是奶妈的大襟。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叫臭蛋的人，常坐在奶妈家的炕沿边上说：“丈二布票做不成裤，三两米面填不饱肚”。我并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不记得我有饿肚子的感觉，奶爹在城里副食厂打烧饼，每逢星期天回来给我带一个烧饼，这个特殊待遇只我一人享受。我只记得在奶妈家过着公主般的生活，我想要的东西谁也不许要，我想吃的东西都得把嘴闭紧。有一天早晨，奶妈煮了一点咸黄豆顶替咸菜吃，据说这是奶妈从老鼠洞里挖出来的。因为罕见，我不许别人吃，让把锅端过来给我。因这是奶妈的战利品，他理直气壮地抄了一汤匙。我急了，把手伸进滚烫的面粥里示威，结果手被烫成了“红肠子”，全家人慌乱，奶妈叫姐姐赶紧沏一碗咸盐水来洗……

在奶妈家或许是我一生中的天堂，那时候并没有人说我丑，都是宝啦蛋的亲，大家把我当“公主”待。独独母亲总让我感觉不如人。我也曾想，也许母亲那时候亲自哺乳，会摆弄出一个绝色天骄的我？可是时代没有给母亲这样的机会，作为母亲是个缺失。但我十分想知道奶妈在饥馑时候还能用奶水喂养我活下来，我吮吸的岂不是奶妈的血？

当然，母亲也念奶妈的好，说五个孩子的奶妈就数我奶妈诚心对我，感情深得撕裂不开，我被领走后，奶妈想我想得四十天没起床。有几次来，站在门外趁我不注意照我几眼就走了，不敢进门见我，一见就分不开了。披头散发，像疯了似的，怎么安慰也不行，我在屋里哭，她在屋外哭……

母亲描述的这个情景成了我一生的愧疚和想念！因为此后，我和奶妈再没见过面，我又被另一个人领养走了。奶妈找不到我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 3 寄居生活

领养我的这个人姑夫。他要领我去的村庄叫团大庄。

其原因是家中的保姆不能再用，有人反映说，这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地主用长工是一个意思。

如此，又给父母造成了困境。母亲说，要不就辞职在家看孩子，大小不等一窝崽怎么办？父亲不让，说国家正动员妇女走出锅台为社会做贡献。县里女工本来少，母亲要辞职，缝纫厂就没有技术员了，要母亲起带头作用，因为母亲是共产党员，是缝纫厂的技术员，每道工序都由母亲把关。如此，我们姐妹几个除大姐上学有着落，余下的必须一个一个寄养出去。

我是第一个出走的。但姑夫有要求，得把户口办过去，算家中一个成员，大队可多分一口人粮食，而且我不是阶段性寄养，而是永久性的养女，因他膝下无子，给他一个做伴也算两齐。父母没为我的将来考虑，想来棘手，就允诺了姑夫的提议。当时有民谣：一军二干三工人，死活不当老农民。可父母没征得我的同意就擅自改变了我的身份，我在完全混沌中成了团大庄正宗的农民。

我随姑夫走的时候，穿了一件小红线衣，母亲让我抱走一个硬硬的枕头，告诉我晚上一定要枕枕头睡觉，要平躺，额头就长开了，不会再那么窄。我呢？并不知道其中的要害，我就要跟姑夫走了，怎么睡有什么要紧，只是想起母亲晚上确实经常校正我的睡姿，母亲上班忙虽忙，但校正我的细节很多，诸如看人不能斜眼，站在地下要放平脚板，不要动不动就坐在地下，吃饭时碗要放在桌上坐正了吃，拿筷子不是握筷子。可在奶妈家，拎着碗随便什么地方，跪着、趴着、站着、跑着，用手抓着吃都没关系，母亲说我坏毛病很多，一直没有时间要我改正过来就又离她而去。

我不记得离开母亲时哭了没有，只记得我像一个乖顺的小猫咪，被

姑夫牵着手走出了大门口，要到哪里我完全不知。回头看，见家人还在目送。我还记得那是个阴雾天气，天上的太阳是个没有光气的红盘盘。姑夫拉着我的手到了一个马车店，坐上村里的马车一路颠簸，沿路有一条河，蜿蜒小路坑坑洼洼，那条沟沟很长很长，好像永远没有尽头。马车夫“吁”一声，那些马扬扬头集体发出“呱儿——”车就停了。我这才知道团大庄到了。团大庄是个一字形村庄，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一个土塄上，两边窑洞，背靠背，站在窑塄上喊一声，全村人都能听到。姑夫居住的地方叫“上头院”，往上走叫“聚宝塄”，往下走叫“学坊院”，弯过去叫“北方院”。

到了团大庄，姑夫没有让我改姓名，但要叫姑夫为爹，姑姑为娘。这又使我异常的为难，我到底有多少爹娘等着我叫呢？于是就哭。姑夫，姑姑用烧饼，核桃，大红枣子哄顺我，还叫了若干流鼻涕的小朋友和我玩。我就喜欢了。叫爹叫娘也很快改口了。姑夫告诉我，这是你真正的家，以后走出千里万里都要记住这才是你的家。我就信以为真了。因是姑夫领我离开父母，我的安全保障完全依赖姑夫，开始的时候寸步不离，晚上和他钻在一个被窝，紧紧贴着他的身子，姑夫也用胳膊搂着我，另一只手也必须交给我攥紧。母亲交给我校正窄额头的枕头根本没用场。习惯了，我还吮姑夫的奶咪咪，姑夫也没阻止，好像是一种乐趣似的。

白天姑夫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姑夫说我成了他的肉尾巴，但寂寞已久的姑夫显然喜欢我的缠磨。姑夫下地劳动没法带我就只好偷着走。没有姑夫我很害怕，姑姑在我眼里是不顶用的，就像一间靠不住的危房，无论她怎样逗我哄我，我都不快乐，我和姑姑的距离隔山隔水。因而，我会整天整天坐在大门口，双手托腮等姑夫回来。除非有特别随和的小朋友和我玩，否则我绝不轻易表示快乐。

姑姑领我串门说闲，村民们都叫我小侏，还编成顺口溜：小侏小侏，壹钱买俩。这顺口溜不脛而走，大人小孩一见我就这样喊。我初步知道我很不值钱。我害怕，不敢像别的孩子那么肆无忌惮疯跑疯窜。像我这样六七岁的小人儿，夏天都不穿裤子，只挂个肚兜儿，手脸都定着黑痂，但谁也不耻笑谁，因为没有谁比谁更干净，也说这里的水比油都金贵，大人们八里地挑一担水，于是不洗脸是通症。姑姑也不给我穿衣裤，我害羞，不敢出门。村里还有我的另一个姑姑，有一个女儿叫瑞华，和我

同岁，她光屁股跑来跑去硬把我带出去，从此我就不害羞了，光着屁股畅行无阻，其实就像在海滩游泳，都光着也就无人关注你光不光的事了，在团大庄，人们压根对光屁股没什么新奇。

刚去的时候，我过了一段众星捧月的日子。姐夫虽然膝下无儿无女，但对我异常严格。姐夫的理念是能端动碗的人不能吃饭，早晨黎明即起，要姑姑教我劳动，诸如挽猪草，捡柴火，搓纳鞋底的麻绳什么的，我觉得新鲜，也没感到压力。我好像很快适应了环境，那是因为环境与奶妈家相似。但也有不同，姐夫的规矩很多，吃饭一定要像禅师一样双腿盘坐，端碗离下巴不高不低，说这是规矩。饭吃在嘴里不能有啪嗒啪嗒的响声，这叫不取贵。闲暇时坐在炕上不能靠被子，说会靠死长辈。扫地时不能从里往外扫，这叫扫败。作息习惯要早睡早起，才不喝泔水（洗碗水）等等。我都一一照办。姐夫把我训练成他认为是个标准的女孩子了，就决定送我上学堂。姑姑说闺女家的不上上哇，不上学还怕不会做饭生娃儿。姐夫耷拉着眼皮抽烟，一副深思熟虑样，说这孩不能耽误，得好好识字将来好有出息。姑姑说女儿家，无非纺纱织布，裁衣剪裤，绣花缝补，做饭上地，我一字一板教哇，再有出息也飞不上天。

姐夫说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我说甚你听就是了。

姑姑就言听计从了。

#### 4 打开童门的恐惧

多年后，姐夫透露出一个允我读书的秘密，说从城里领回我的那天夜晚，做过一个梦，梦见上头院一伙人抱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小孩，说是天上的小灵童犯了错误被打下来了。姐夫犯着膝下无后的病就决定收养，拨开人群接过“灵童”一看，发现是我。姐夫就醒了。这个秘密姐夫装了好多年，他说天机不可泄漏。因了这个梦，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变故。

这个“秘密”首先是让我上了学，和我同龄的人，有上一一年半载，

有上二年三年，能挣工分的就都退学劳动去了，或者帮父母看娃儿什么的。当然，那时候上学也是个捎带，农忙的时候小学生做不了重活，秋收捡谷穗，俩人一伙抬玉米，春耕用小挎篮背粪运往田野。上学读书，通常一本书剩半本书，来年新书一下，旧书就不管了，该升学照升，没有谁管你学到什么程度。事实上，我第一天上学黑板上写着：日月水火山石田土，第二天书本作废。黑板写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十个字学会就是上等学生，此后上学不进课堂，每人持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到路上拦人，谁过路都得背一条毛主席语录，背不上来就不能通行，谁反抗谁就是反革命或是不革命。到放学时要回学校汇报，一天拦了几个人，背了多少条语录，根据情况打分：优、良、差。我几乎每天都是差。因为我不敢拦人，村庄里很多人我不认识，女的称呼阿姨，她们就捂着嘴咯咯地笑着跑了，男的叫叔叔，他们会问谁家这孩？有人证明是金来家（姐夫的名字）收养的娃儿，他眨巴眨巴眼皮说：我该叫你姑姑，你叫我叔？乱辈，你爹撕不烂你的嘴。他们纠缠了这些就不背语录逃了。也有的说，这是“老绝户”收养的？借孩儿做满月虚体面哩。那神色和口气看上去对姐夫很是不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他们都不怕我。于是我天天是差等生。我很不开心，为了当优等生，我非让姐夫领我到各家各户找人背，姐夫说，他们大字不识一个谁会背，背不背你提十个八个名告诉老师就成了。来，我说你写：老闰月、桂花妮、拐来成、维妮……

我说不，那是说假话，老师让讲真话。

姐夫说，老师让你说真话，她真了没有？这世上就是你哄我，我哄你的个事，事事较真，你怎么活？“大跃进”时节，说豆角能长一丈长，红薯能长瓮来粗，玉米亩产过千斤，这假话说得够大，谁见来？说假话交代上面，喜欢了完事，形势叫你说话，你孩儿家能扛得住？

我低头不言了。虽然这是个办法，可我不敢用。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我是低人一等的。

事实上，在村庄里生活，真正低人一等不是学习，而是在劳动上见高低，我印证了自己，学习不行劳动更不行。

姑姑说我溢了油锅也是那把活路。这意思是说我干活不利索，就是油锅溢了也不会机灵一下。这个证明最先是和瑞文姐和瑞华去野外挽猪

草，她们不用多长时间就能挽一挎篮，可我半天也找不见一根草，瑞文姐怕姑姑骂我，总是帮我填满挎篮，多数时候没有瑞文姐帮忙，我的实在就露了。我辨认不清哪些草猪可以吃，臭篙、月益、扎零蛋、打碗花、茭茭草、打炮花、羊羊奶、猪耳朵，白蒿、马奶，伞丹花……遍地都是，我挽回去姑姑就沤了肥，说这些草猪不吃。为此，她领我到野地，告诉我猪耳朵、月益草、苦苦菜、马奶、小灰菜、扫帚苗、悠悠伞……均是猪可吃的。识别了草的类分之后，和孩子们结伴挽草，结果我发现了草刚要伸手，人家的手快如闪电般抢去，我被这种“闪电”一次次搞得十分丧气，人家们挽满篮子就漫山遍野地疯跑疯窜玩个够，到天黑下来，我的挎篮里仍是不满，姑姑对我很是着急，说别人抢你就不会抢，手断了，脚烂了，眼瞎了？姑夫无言，有时候叹一口气。为了训练我的劳动能力，姑夫让我早晚去赶牛道拾粪，可是放牛人自己背着挎篮，一经拉下他都全数包揽，哪有我拾的机会。我背着挎篮没有法子，望着旭日下自己长长的影子很是惘然。

有一天傍晚，我见一匹马拴在木桩上，就有了办法，我把挎篮放在马屁股后面等拉屎，等了大半天这马半点拉屎的动静都没有，但我坚信它总会拉的，结果我坐在墙根下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姑姑把我拎起来的时候天已黑下来，马不在了，挎篮被踩扁了，粪也没拉下，我吓得哭起来，姑姑好像找我找了很久，见到我有点失而复得的样子，由于我惊吓的样子并没有训我。

可是我渐渐长大之后，我不满意自己了，很多很多失意叠加起来会让人产生山高水深的自卑。在这里所有的生存方法对我都是陌生的。冬天，大伙结伴到地里“打茬”烧炕用。打茬的意思是，秋天割掉玉米秆，剩下的根部刨起来，打掉土就可以当柴薪。各家有分地，谁家的谁打，有的人家打完自己的就去偷别家的。有一次上山打柴，为了省劲儿，我跟着半大孩子合伙成群去偷别人家的茬，结果主家看见了，一群人像雀儿似的飞跑了，我没跑出地界，被主家拎起来打了一顿。挎篮里的柴薪也被倒走了。回到家中，姑姑并不责备我结伙偷窃，只说我太没用了，都跑了，你长腿是做甚哩！天塌下来也不知道挡一下。

我自卑死了。

夏天，瓜桃李枣一熟，队里就要派一个看守巡逻，防止孩子们偷摘。

但他只能看住我。我背着挎篮刈猪草，路过低垂的梨树，果子碰了我的头，我也不敢伸手摘。其实我非常想吃，只是不敢，我总觉得有无数眼睛藏在哪里监视我。姑姑发现了这个细节就当笑话讲：你说俺孩啊，黄生生那梨，碰着脑袋也不知道伸手摘一个吃。说完就是一声叹气。我知道这不是表扬我，而是觉得我傻。另有一次，同桌的女孩叫小凤，手疾眼快，出了名的泼辣。一天中午，乘人午睡叫我去拾杏，说三亩地黄板杏落了一地，可甜啦，你想不想吃？我说想。她就拉着我跑去拾。说好了拾杏，可我看不到树下有一地的杏子。我正寻思着，一不留神她就像猴子一样爬上了树，掳了几把装满衣袋，掉下几颗来供我享用，我正自低头捡拾，看守就发现了。厉声喝道：站住！不要跑。

我一怔之间被抓住了。小凤兔子似的跑远了。但看守目击清楚，一视同仁地把我俩都告了老师。老师把我和小凤叫去，小凤一口否认，说她没偷，指控是我偷的。老师把目光射向我，我早吓得快要尿裤了，老师问什么话，我就点什么头，结果是小凤放走了，我在院外站了一下午。下了课有人小偷小偷地喊。我的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仔细想来，小凤怂恿我检查，结果她上树偷杏，怎么最后我成了贼娃子而她却没事了？我受了委屈也不敢让姑姑知道，怕骂我傻。这件事的深刻程度，多年后想起来都觉得自己白痴。到了两鬓白发的现在，我淡然一笑，类似的事一生不知遇了多少，方知这是我的元福。

我的人生开始跪下，还有另几件事是最大的帮凶。

姑夫要我早晚往粪池里积肥，捡不到牛马粪，到牛羊驴马走过的路上扫土，说年底大队按照肥料多少给各户结算钱，我就知道积肥的重要了。别的孩子放学后，弹格格、打瓦、踢毽、跳绳……好像并不关心年底结算的事，快活得像一群无拘无束的雀儿。但我得积肥，我不能玩，姑夫说他们那是好吃懒做，没家教的孩娃，不让学他们。别的事姑夫都许可，不劳动是不行的。这样就有人叫我“私迷”。当时讲究“大公无私”、“私迷”的称谓就好比一口铁锅扣在我头上，压得抬不起头，喘不上气来。和姑夫说起别人的叫法，姑夫说不用管他们说甚，到年底结算，短款户比没吃食的狗还可怜。房前屋后连根瓜菜也不让种，积肥也是长养集体庄稼，有什么过错？他们那是眼红咱长了几个钱。

我得了真传，也就不怕别人怎么说了。可是到了学校，老师就“私”